

族谱所见王次回家世资料

耿传友

王次回(1593-1642),名彦泓,金坛人^①。他是一位引起过很大争议的作家:一方面,他的诗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和一些著名文人的很高评价^②;另一方面,他的诗也不断受到批评,甚至强烈的抨击。清乾隆时,袁枚、沈德潜的争论正是这两方面意见的直接冲突^③。王次回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被称为“中国的波德莱尔”^④。近年来,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①参见拙文《王彦泓生卒年考》,《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

②相关资料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提供一个证据:笔者根据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明集目录卡片提供的线索,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对《疑雨集》的版本情况作了仔细调查,发现在1905—1936年间,《疑雨集》就被刊印了三十多次,足见其在当时受读者喜爱的程度。

③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开头便说:“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小仓山房诗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中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辨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旨也。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58册)。

④最早把王次回与波德莱尔相提并论的是日本作家永井荷风,他在《初砚》中说:“我文坛之好西洋艺术者,恒谓中国之诗,如非故炫清寂枯淡之气,就强作豪壮磊落之概,一无道出人类胸中之奥秘弱点者。此或得之。然试繙王次回《疑雨集》,全集四卷,悉皆情痴、悔恨、追忆、憔悴、忧伤之文字。其形式之端丽,辞句之幽婉,又其感情之病态,往往可与蒲特雷(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相对抗。在中国诗集中,吾不知尚有如《疑雨集》之富于肉体美者。蒲特雷《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集中横溢之倦怠颓唐之美,盖可直移之为《疑雨集》之特征也。”(转引自郑清茂:《中国文学在日本·王次回研究》,台湾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51—252页。蒲特雷一般译作波德莱尔)而永井荷风的观点为现在一些西方的学者所认同,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干脆称王次回为“中国的波德莱尔”(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王次回,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钟来因《王彦泓探考》、黄世中《王次回“疑云”“疑雨”诗探考》、郑清茂《王次回研究》、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词淫和意淫:谈王次回及其〈疑雨集〉》等^①。这些论文都对王回的家世作了考述,但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均存在一些问题:郑先生对王回的家世的介绍非常简略,甚至未提及王回的祖父、父亲;其他几位先生都认为王回的祖父为王樵、父亲为王肯堂,而这与王次回《疑雨集》的内容相矛盾^②。笔者最近得以阅见《三旌义门王氏宗谱》,发现很多有关王回的资料,基本上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王回的家世,这对正确理解王回的诗歌是大有裨益的。

《三旌义门王氏宗谱》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十册十四卷,清光绪庚辰(1880),木活字本。据该谱卷四世系表,王次回属十三世,其父亲王楸,祖父王启疆,曾祖父王樵。该谱卷五有王楸的详细传记:

任九讳楸,后更讳历昌,字伯骏,别号濯生,亦称癸源。戊十四公长子。性姿警敏,博极群书。君自幼即濡染家学,祖研父书,生而习之,殆鸷鸟之稟气于掷卵时也。所著有《属提集》,诗文在徐、庾、温、李之间,而抒之以性灵,标之以迥悟,采春华者却步焉。领万历癸卯乡荐。君门阀既高,方壮岁登科,兼才名倾一时,旁观拭目,谓将继太史公而起,驷度骅骝前矣。其后竟用数奇,伏枥以老。晚由学博迁南安令。南安故仕国君用柱后惠文抨击豪强,无所避。有富人黄沧溪者,怒于郑公子荣,荣父毓麟官户部郎,居乡横甚,惑于其子肤诉,乃亲率苍头庐儿数十人,擒沧溪于其家,立扑杀之,而弃尸于道不收。君闻,为列上其事于两台,逮捕郑荣对狱。荣匿不敢出。两晋士大夫为郑父子居间求解者百端,终不听,追讨益峻。久之,购铨部某公书至,请移狱家人,且要君以美迁。自持关节已到,乃出官就讯。比狱具,毓麟论死,荣及家人俱从坐有差。方虑狱时,士民观者数千,见君论法,欢声若雷。而衔君者于是切骨矣。无何,蜚语闻京师,会考察,遂摭他事为

①钟来因:《王彦泓探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黄世中:《王次回“疑云”“疑雨”诗探考》,《古代诗人情感情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郑清茂:《中国文学在日本·王次回研究》,台湾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康正果《词淫和意淫:谈王次回及其〈疑雨集〉》,《万象》第三卷第七期,2001年7月。

②王次回《送五叔父北上兼和来韵》(《疑雨集》卷下)说:“狂澜文运已多年,正赖如椽力挽牵。金马故为家旧物(自注:先太史己卯、己丑,故祝家叔以丁卯、丁丑),火牛频遇圣朝怜(自注:先高祖正德丁丑,先伯父万历丁丑)。吾宗自爱诗传钵,臣叔尤耽易绝编。堪报先公还一事,表章经学御筵前。”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正德丁丑科第二甲第十七名为金坛人王臬。据《明史·王樵传》载,王樵为王臬之子,王肯堂之父,既然王臬为王次回的高祖,那么王樵当为王次回曾祖父,而非祖父,王肯堂也就不可能是王回的父亲了。

科道纠拾,坐赃至万馀金。后虽遇赦豁免,而其家竟用是毁。有是哉!强项吏之不可为也。生嘉靖丙寅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崇祯己巳年九月十六日。配姜氏,封孺人,生隆庆丁卯年十月十八日,卒崇祯癸酉年九月二十九日。^①王楸锬小传中提到的户部郎郑毓麒,为万历壬子(1612)举人,万历丙辰(1616)进士。王楸锬任南安令的时间为天启癸亥(1623),而其为科道纠拾,在天启乙丑(1625)^②。王楸锬大概在崇祯登基时遇赦豁免,王叔闻《读从兄南安令崇祯太平曲有感》也有相关的记述:

洗眼乾坤正,回头日月新。百年垂半日,千载中兴辰。凤下辉堪揽,河清颂好陈。真逢击壤乐,犹欲叩阍申。忆昨衣冠祸,将舒刀锯嗔。风云资腐质,霜露落餐唇。兰锜三官拟,铜封五等频。倾储窃弓玉,空厩赐麒麟。金虎通严寝,城狐列要津。貔貅符悉绾,收资萧傅贫……^③

王樵《方麓集》说:“居官如江心之舟”^④,王次回的父亲王楸锬因秉公执法而遭诬陷的经历正是此最好的注脚。了解王楸锬的上述情况,对理解王次回的一些诗作是非常有益的。这里有几点非常值得重视:

第一,王楸锬的遭遇给王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家竟用是毁”。家境的急剧变化使王次回对人生、对社会、对世情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受和体验,王次回诗中的穷愁悲叹,一部分是与此相联系的。如《感怀杂咏》四首(《疑雨集》卷上):

何处青林好(一作可)卜居,布帆空载一船书。埋文有冢惭吞凤,避债无台敢食鱼。贫骨岂容仙药换,牢愁难借妙言除。临邛四壁今如此,谁更同时识子虚。

旅梦初回百恨新,寸肠焚绝泪成冰。穷途易感如杨子,旧里难归似柏人。骏价有谁沽死骨,鲸波无分活枯鳞。多愁髀肉空如削,跃马何曾及病身。

梯攻百道是愁心,痛饮排愁肺病侵。无计散怀惟恸哭,难持孤愤寄登临。雪封客舍炊烟断,风度僧寮药气深。世味如茶尝欲遍,剩馀残骨付(亦作一)哀吟。

病骨巉岩又见春,百忧丛集未亡身。朋欢散尽清言绝,家信来疏恶梦频。永夜独醒如露鹤,他年相吊只秋蝇。蒲团欲觅消除法,心似惊波恨(一作泪)转新。

诗中有因家难而陷入贫困境地的哀愁,有才华满腹而无人赏识的痛苦,有对人情冷暖的感喟,也有对命运乖谬的愤懑与抗争。诗人的感情犹如愤怒的海啸,

①《三旌义门王氏宗谱》卷五,清光绪刻本。

②参看《泉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③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第十四,清顺治九年(1652)毛氏汲古阁刻本。

④王樵:《方麓集》卷九《与长男启疆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肆意奔流,其中裹挟着浓郁的失望和无奈。不难看出,诗人与现实的冲突是多么的剧烈,环境对人性的压抑是多么的严酷!由于以前的研究者对王次回家世或缺乏了解或认识错误,他们对王次回这一类诗所作的一些推测距事实甚远。

第二,王楙“诗文在徐、庾、温、李之间,而抒之以性灵,标之以迥悟”,这无疑会对王次回的诗歌创作产生一定影响,王次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艳体诗的集大成者^①,恐怕与这种家庭背景不无关系。

该谱卷五还有王次回的祖父王启疆的传记:

戊十四公讳启疆,字宇定,别号栗庵。丙九公之冢子。少善属文,下笔千言,如吐宿构,每试于有司,文辄先成,奏卷常在第一,比发案,名亦在第一,往往以是倾其流辈焉。公食饩最早,迨以明经谒选,年犹未登,强仕。主爵者惜其年富,劝且藏器待时,公殊不顾。选浙江平湖训导,迁福建漳州府教授,以两台交荐,升彰德府涉县知县。为政宽简,涉人安之。会有巡方者操切其属人,不能堪。时恭简公致政家居,公以亲老乞终养。归子舍三年,得肺疾,先恭简公一月而卒。后用子官赠文林郎。生嘉靖丙午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万历乙亥年七月二十七日。配贺氏,赠太孺人,生嘉靖乙巳年七月二十五日,卒万历戊申年九月三十日。^②

王樵《方麓集》有《与长男启疆书》二十二则,信从王启疆到平湖任学官始,至他任涉县知县止,其内容可与族谱互相补充。上引王启疆的传记说他任涉县知县时“为政宽简,涉人安之”,这在《与长男启疆书》第二十二则中有具体的记述。王樵写道:“河南宪司承差樊嘉谟来言……汝革商税,革加耗,小民十分感颂。因汝告归侍亲,俱赴上司保留,又求我致书止汝,得汝在涉县多做一年官,实百姓之福。我闻言感动,特笔相慰。民心如此,端不可负之,爱民之事,尤须行之有终,使实惠法及人而后可。勉之!勉之!”^③读至此,我们不难理解王次回的父亲王楙为什么会在不惜得罪权贵而把郑毓麟父子正法。而正因为此,王楙的悲惨结局更值得同情和深思。

王次回有个哥哥,族谱中这样记载:

元三讳彦浚,字孟原。任九公冢子。生而夙慧,见者莫不有宁馨之叹,恭简公奇爱之,为作《字说》。束发食糈,文誉籍甚胶庠。三试京兆,一中副榜。未几遭疾卒,玉折兰摧,人以为恨焉。生万历乙酉年闰九月初十日,卒万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日。配于氏,为如庵公女,孀居,常依止母家,贞操三十年,为中外所仰。既歿,族姻私谥为端介洁肃,生万历戊子年五月初七日,卒崇祯庚辰年六月初五日……。^④

①李祥:《〈疑雨集〉注序》,《〈疑雨集〉注》,扫叶山房石印本。

②④《三旌义门王氏宗谱》卷五,清光绪刻本。

③王樵《方麓集》卷九《与长男启疆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三旌义门王氏宗谱》也有王次回高祖王臬、曾祖王樵、叔祖王肯堂的传记,且篇幅很长,特别详细,因他们的事迹《明史》有载^①,这里不再转述。

这里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旌义门王氏宗谱》刻于光绪庚辰(1880),离王次回的时代已有二百多年,其所记载的有关王次回家世的资料是否可信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现在所见到的《三旌义门王氏宗谱》虽刊于光绪庚辰(1880),而据该谱卷十四《书后一条》,我们前引《三旌义门王氏宗谱》中王次回家世的资料却是依照旧谱“重缮付较”的。而据该谱卷四《增修族谱记》,这些资料都来自于康熙庚戌(1670)所修之谱。第二,我们上文提到的王樵《方麓集》、钱谦益《列朝诗集》、《明史》等书中有关王次回家世的资料与族谱的记载都是一致的。第三,焦竑《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状》有这样的叙述:

公讳樵,字明逸,别号方麓。……子四:长启疆,以选贡为涉县令,先公卒,娶按察使贺公邦泰女;次肯堂,翰林院检讨,余同籍进士,娶都察院都事于公明照女;次干城,娶尚宝卿靳公弘女;次岳升,娶云南守张公祥崑女,皆邑诸生。女一,嫁马震器,早卒。孙五:长懋锬,娶司寇姜公宝孙女,次懋锬,娶汝州同知蔡公近仁女,启疆出;次懋鏊,娶处士虞公一凤女,次懋鐸,娶贡士孙公云仍女,干城出;次镜,娶余女,岳升出。皆诸生。孙女四,婿为荆本端、孙胤蕃、周绳祖、虞大复。曾孙四:彦浚、彦泓,懋锬出;……^②

这与《三旌义门王氏宗谱》的相关内容完全相同,也证明族谱的记载是可信的。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

①《明史》卷二百二十一《王樵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焦竑:《澹园集》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